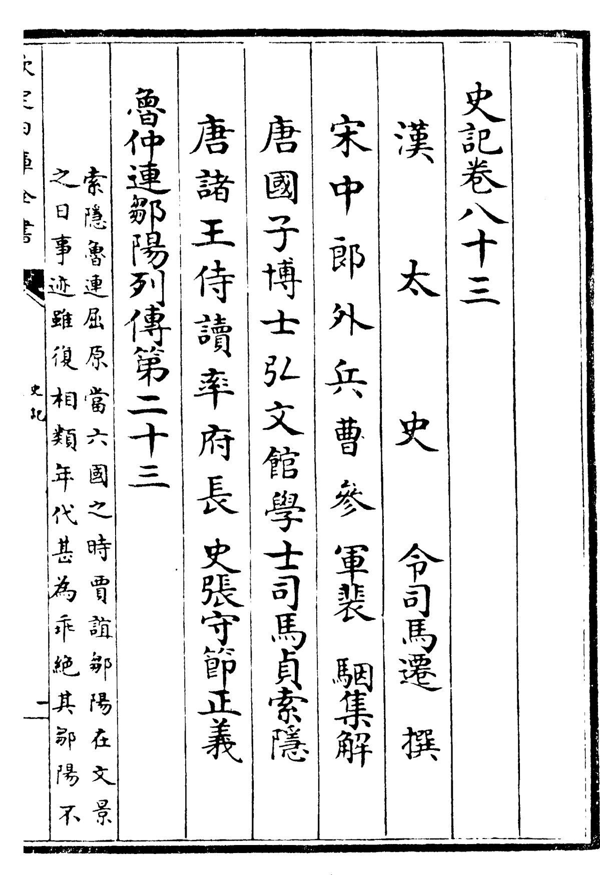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史記卷八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索隱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為乖絶其鄒陽不

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原宜抽魯連同田單為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為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索隱廣雅云俶儻卓異也正義俶天歷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糞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柰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兎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

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晋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集解駰案地理志河内有蕩陰縣正義蕩天郎反相州縣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索隱新垣姓衍名也為梁將故漢有新垣平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

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索隱新垣衍欲令趙尊秦為帝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集解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也索隱紹介猶媒也凡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

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
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
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
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
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
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
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
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集解

騶案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索隱從頌音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正義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亂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須其地汚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按魯仲連留趙不去者非為一身

衆人不知則為一身

索隱言衆人不識鮑焦之意焦以恥居濁世而避之非是自為一身而憂死

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

集解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索隱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秦為首功之國也

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索隱言秦

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以奴虜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索隱謂以過惡而為政也正義至過字為絶句肆然其志意也言秦得肆志為帝恐有烹醢納筦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若趙魏帝秦得行政教於天下魯連蹈東海而溺死不忍為秦百姓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

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集解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正義周本紀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齊威王之十年也與徐不同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正義鄭玄云赴告也今文赴作訃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下席言其寢苫居廬也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集解騶案公羊傳曰欺三軍者其法斮何休曰斮斬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正義罵烈王后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

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索隱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力不勝亦非智不如正是畏懼其主耳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悦曰正義怏於尚反噫嘻索隱上音依噫者不平之聲下音希嘻者驚恨之歎也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集解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邘正義九侯城在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文王

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正義相州湯陰縣北九里有羑城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索隱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晏子為萊之夷維人是也正義密州高密縣古夷安城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也蓋因邑為姓子者男子之美號又云子爵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

諸侯辟舍索隱辟舍避正寢案禮天子適諸侯必舍於祖廟納筦籥索隱音管藥攝衽抱机索隱机音紀正義衽音而甚反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索隱謂閉外門不入齊君正義籥即鑰匙也投鑰匙於地不得入於魯將之薛正義薛侯故城在徐州滕縣界也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索隱倍音佩謂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

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正義衣服曰襚貨財曰賻皆助生送死之禮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索隱謂時君弱臣強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賻襚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

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
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
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
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
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
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
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
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

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索隱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耳二十餘年誤也正義今博州縣也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集解徐廣曰案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索隱怯死猶避死也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

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索隱即濟之淮北泗上之地也魏攻平陸索隱平陸邑名在西界正義兗州縣也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索隱即聊城之地也正義言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為南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言必攻之也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索隱此時秦與齊和故云衡秦之勢成也楚國之形危

齊弃南陽斷右壤定濟北索隱謂弃楚所攻之泗上也又斷絶魏之所攻齊右壤之地平陸是也言右壤斷弃而不能救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索隱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集解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

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正義如墨翟守宋却楚軍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正義言孫臏能撫士卒士卒無二心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索隱言既養百姓又資說士終擬强國也劉氏云讀說士為銳士矯國更俗索隱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改更弊俗也意雖便不如依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索隱亡音無言若必無還

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

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索隱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荆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云爾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簒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索隱遺弃也謂弃子糾事小白也正義管仲傅子糾而魯殺之不能隨子糾死是怯懦畏死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

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集解駰案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正義按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武胙彤弓矢大輅故為五伯首也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索隱曹沫也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弃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

劒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枝猶擬也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正義忿敷粉反悁於緣反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

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索隱肆放縱也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索隱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明帝諱改姓曰嚴枚生名乘字叔其子皐漢書並有傳蓋以銜枚氏而得姓也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索隱言鄒陽上書自達而游於二人之間或住彼或住此介者言有隔於其間故杜預曰介猶間也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

禽恐死而負累正義諸不以罪死為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集解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列士傳曰荊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索隱王劭又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云聶政刺韓傀亦曰白虹貫日是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集解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

故太白為之蝕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索隱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兆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日太白食昴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策感動皇天而貫日食昴虚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集解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索隱言左右之不明不欲斥王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集解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刖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索隱楚人卞和得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案世家

楚武王名熊通文王名貲成王名惲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索隱佯音陽謂詐為狂司馬彪曰箕子名曰胥餘接輿避世集解張晏曰楚賢人佯狂避世也索隱索高士傳曰楚人陸通字接輿是也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索隱謂以楚王胡亥之聽為謬故後之而不用後猶下也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索隱韋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皮榼也服虔云用馬革作囊以裹尸投之於江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集解駰案桓譚新論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索隱服虔云人不相知才能交至

白頭猶如新也傾蓋如故如吳札鄭僑也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軿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之義故云傾蓋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索隱藉音子夜反韋昭云謂於期逃秦之燕以頭與軻使持入秦以示信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王奢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索隱服虔云蘇秦於秦不出其

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韋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案言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為燕之尾生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集解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索隱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也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劒而怒食以駃騠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譖而更膳以珍奇之味索隱字林云馬父驘子北狄之良馬也正義食音寺駃騠音決蹄北狄良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

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集解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索隱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范睢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索隱應侯傳作折脅摺齒是也說文云拉摧也音力荅反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索隱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韋昭云六國時人漢書云自沈於雍河服虔云雍州之河也又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不同也徐衍負石入海集解駰案列士傳曰周之末世人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

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集解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索隱事見呂氏春秋商歌者謂為商聲而歌也或云商旅人歌也二說並通矸音公禪反矸者石淨貌也顧野王音岸禪音善如字讀協韻失之也埤蒼云骭脛也字林音下諫反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索隱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宋信子

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為是不知何如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索隱國語云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云鑠消也衆口所惡雖金亦為之消亡又風俗通云或説有美金於此衆人或共詆訿言其不純金賣者欲其必售因取鍛燒以見其真是為衆口鑠金也積毀銷骨也索隱大顔云讒人積久譖毀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為之消滅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索隱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字

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索隱小顏云公聽言不私並觀謂所見同也）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集解徐廣曰燕王讓國於其大臣子之也）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集解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殺簡公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集解應劭曰紂刳妊者觀其胎產也索隱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刳剔孕婦則

武王雖反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集解駰案謂晉寺人勃鞮齊管仲也何則慈仁慇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索隱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得也三去相不悔知非己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集解駰案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而不許為人灌園索隱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為齊卿仲子以為不義乃

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為相子仲遂夫妻相與逃為人灌園列士傳字子終者是也令人主誠能去驕慠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集解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也而蹠之客可使刺由集解應劭曰蹠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蹠盜蹠也索隱並見戰國策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集解應劭曰荊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劒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索隱湛音沈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

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要離事見呂氏春秋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集解張晏曰根柢下本也輪囷離詭委曲槃戾也索隱孟康云蟠結之木也晉灼云槃擅木根也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索隱左右先加彫刻是為之容飾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索隱言蒙被堯舜之道也挾伊管之辯懷龍

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劒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于天索隱張晏云陶冶鈞範也作器下所轉者名鈞韋昭曰陶燒瓦之竈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裁成也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索隱通俗文云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也周文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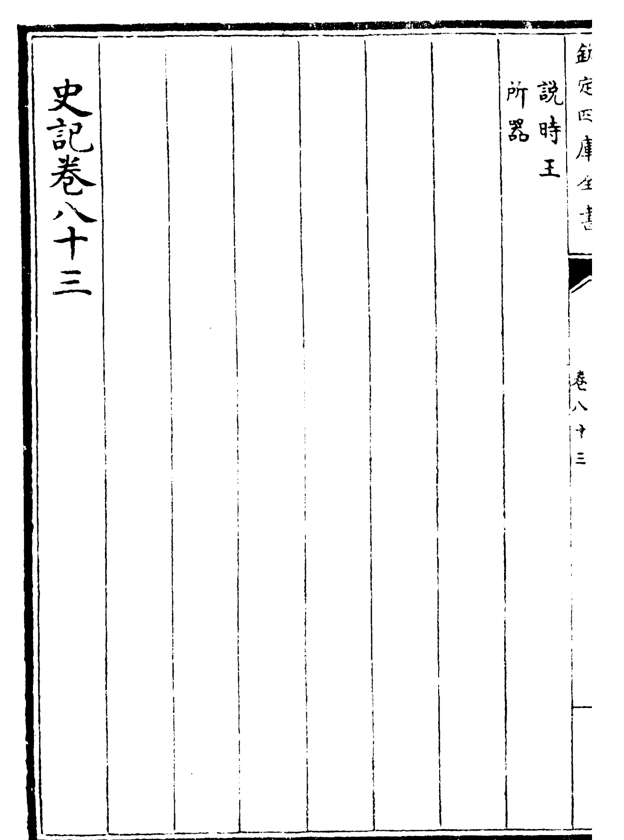
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覲卒遇共成王功若烏鳥之暴集也索隱韋昭云呂尚適周如烏之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裳臣妾所見牽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索隱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比喻逸才之人應劭云皁歷也韋昭云皁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衣皁也又郭璞云皁養馬之器也正義顏云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皁在早反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櫪曰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

留富貴之樂也集解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索隱晉灼云列士傳鮑焦怨世不用已挆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挆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洛水之上案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集解騆案漢書云里名勝母也正義鹽鐵論皆云里名尸子及此傳云縣名未詳也而曾子不入索隱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為孔子至勝母縣暮而不宿其說不同邑號朝歌而墨子廻車集解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正義朝歌今衛州縣也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索隱杜預

云回邪也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集解駰案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魯連達士高才遠致釋難解紛辭祿肆志齊將挫辯燕軍沮氣鄒子遇讒見詆獄吏慷慨獻



說時王所器

史記卷八十三

史記卷八十三考證

魯仲連鄒陽列傳今齊湣王已益弱○鮑彪戰國策注曰衍湣王字今乃襄王爾史亦誤

過而為政於天下索隱謂以過惡而為政也正義至過字為絶句言秦得肆志為帝恐有烹醢納莞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徐孚遠曰此解非也言秦未能并滅六國若尊之太過使得稱帝則為政於天下矣

天崩地圻天子下席索隱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攷

烈王太子宜為顯王

東藩之臣因齊○戰國策作嬰齊

齊湣王將之魯○徐孚遠曰前言齊湣王已益弱據此則在出亡以後恐前誤也

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索隱謂時君弱臣强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賻襚之禮○徐孚遠曰此解非也言鄒魯國小而貧不能備生死之禮

且楚攻齊之南陽索隱即濟之淮北泗上之地也○顧炎武曰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臣人龍按濟應作齊蓋傳寫之誤

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鮑彪戰國策注曰此章引栗腹之事說聊城之將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為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横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其細處太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略其牝牡驪黄至於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又按燕昭

二十八年書齊之不下者唯聊莒即墨聊即聊城也徐廣注此栗腹事去長平十年而不論其在聊城事後蘇氏古史亦因之疏矣吴師道補注曰魯仲連説燕將下聊城史不著年其事引栗腹之敗此事在其後故通鑑大事記載於秦孝文元年當燕王喜五年齊王建十五年自赧王三十一年燕率五國伐齊閔王死襄王立三十六年燕昭王卒明年惠王立越武成王孝王而至王喜凡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為

一自燕攻齊至殺騎刧二十五字或他策脱簡而初燕將至讒之十一字亦他本所無也且單由即墨起七十餘城即復為齊不聞聊城尚為燕守以齊之事勢豈有舍之三十餘年而不攻單之兵力三十餘年而不能下與今曰攻之歲餘不下可見為此時燕將守聊城事也史稱毅破齊不下者獨莒即墨單縱反間亦言二城而燕世家書聊莒即墨策亦有三城不下之言果一時事則聊城亦為齊守而非燕將為燕

守者此語因聊城不下而引與莒即墨亂也考之單傳自復齊之後無可書之事齊襄王十九年當趙孝成王元年趙割地求單為將次年遂相趙必不復返齊矣距聊城之役凡十六年單豈得復為齊將哉此因歲餘不下之言聊莒即墨之混而誤指以為單也夫仲連之言正謂栗腹敗燕國亂聊城孤守齊方併攻勢將必拔其言初不涉湣襄昭惠之際所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閔王時楚取淮北單復齊後蓋已服

之不聞楚魏交攻之事二事必在後也燕將被讒懼誅連書亦無此意此因樂毅而訛也史又稱燕將得書自殺單遂屠聊城尤非事實齊所殺燕將惟騎劫耳不聞其他此因騎劫而訛也連之大意在於罷兵息民而其料事之明勸以歸燕降齊亦度其計之必可者排難解紛又素所蓄積也廹之於窮而置之於死豈其心哉夫其勸之正將以全聊城之民而忍坐視屠之哉燕將死聊城屠連何功美之稱而齊欲爵

之哉策所云解兵而去者當得其實而史不可信也故論此事者一考之仲連之書則史策之舛訛殽混者皆可得而明矣鮑不比之察見其不通遂謂好事者閒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之以補亡二千餘年莫有覺者何其謬哉史誤因策通鑑大事記稱田單誤因史真文忠公反据鮑氏為斷而謂魯仲連之說不可為訓皆失考也

史記卷八十三考證

史記卷八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義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瑕受屈

為鄉因以為氏為楚懷王左徒正義蓋今在左右拾遺之類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集解駰案嫺音閑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索隱屬音燭草藁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正義王逸云上官靳尚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

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索隱應劭曰離遭也騷憂也又離騷序云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正義上七感反下丁達反慘毒也怛痛也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正義塞孟反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正義誹音方畏反若離騷者可

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索隱濯音濁淖音閙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蟬蛻於濁穢正義蛻音稅去皮也又他臥反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集解徐廣曰皭疏靜之貌索隱皭音自若反泥音涅滓音淄又並如字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正義言屈平之仕濁世去其汙垢在塵埃之外推此志意雖與日月爭其

光明斯亦可矣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正義從足松反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索隱丹淅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淅水之南皆為縣名在弘農所謂丹陽淅是也正義丹陽今枝江故城虜楚將屈匄索隱屈姓匄名音蓋遂取楚之漢中地集解徐廣曰楚

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七年秦敗屈匄正義梁州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索隱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索隱

張儀傳無此語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集解徐廣曰二十八年敗唐眛也正義眛莫暮反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索隱楚世家昭睢有此言蓋二人同諫王故彼此各隨錄之也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集解徐廣曰三十年入秦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索隱名橫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

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兾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索隱此已下太史公傷楚懷王之不任賢信讒而不能反國之論也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

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集解向秀曰渫者浚治去泥濁也索隱向秀字子期晉人注周易為我心惻集解張璠曰可為惻然傷道未行也索隱張璠亦晉人注周易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集解駰案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索隱京房易章句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有明主汲我道而用之天下並受其福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王之不明豈足福哉集解徐廣曰一云不作福正義言楚王不明忠臣豈足受福故屈原懷沙自沈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

見而問之曰索隱父音甫子非三閭大夫歟集解騷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索隱楚詞隨其流作揖其泥也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索隱楚詞懷瑾握瑜作深思高舉也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集解王逸曰己淨潔受物之汶汶者乎集解

王逸曰蒙垢𢿱索隱汶汶音門門猶昬暗不明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索隱常流猶長流也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索隱蠖音烏廓反温蠖猶惛憒楚詞作蒙世之塵埃哉乃作懷沙之賦索隱楚詞九懷曰懷沙礫以沉此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集解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盛茂貌索隱莽音傷懷求哀兮汩徂南土集解王逸曰汩行貌索隱姥正義莫古反方言曰汩謂疾行也眴兮窈窕集解徐廣曰眴眩也索隱眴音瞬窈音烏烏反孔靜幽墨集解王逸孔甚也墨無聲也正義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眴野甚清淨歎無人聲寃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集解王逸曰鞠窮紆屈也軫痛也愍病也撫情効志兮俛詘以

自抑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集解王逸曰刓削度法替廢也言人刓削方木欲以為圓其常法度尚未廢也索隱刓音五官反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集解王逸曰由道也正義本常也鄙恥也言人遭世不道變易初行遠離常道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集解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上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索隱畫計畫也楚詞職作志志念也餘如注所解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集解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集解王逸曰玄黑也矇盲者也詩云矇瞍奏公章明也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集解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瞽盲也正義睇

田帝反 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索隱下音戶 鳳皇在笯兮雞雉翔舞集解徐廣曰笯一作郊駰案王逸曰笯籠落也索隱笯音奴又音女加反籠落謂籮之相籠絡也楚詞雉作鶩正義瑞應圖云黄帝問天老曰鳳鳥何如天老曰鴻前而鱗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俠順足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色備舉 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集解王逸曰忠佞不異 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集解王逸曰莫貽我之善意索隱按王叔師云羌楚人語辭言卿何為也正義羌音彊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集解王逸曰言已才力盛壯可任用重載而自陷沒沉滯不得成其本志也 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集解王逸

曰示語也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桀兮固庸態也集解王逸曰千人才為俊一國高為桀庸厮賤之人也索隱尹文子云千人才曰俊萬人曰桀今乃誹俊疑桀固是庸人之態也文質踈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集解徐廣曰異一作奥駰案王逸曰采文采也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集解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重華不可牾兮孰知余之從容集解王逸曰牾逢也索隱楚詞牾作遌並吾故反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索隱楚詞作莫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湣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集解王逸曰象法也進路

北次兮正義北次將就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集解王逸曰娛樂也大故謂死亡也索隱楚詞含憂虞哀作舒憂娛哀娛音虞娛者樂也亂曰索隱王叔師云亂者理也所以發理辭指總撮其要而重理前意也浩浩沅湘兮索隱二水名地理志湘水出零陵海陽山北入江沅即湘之後流也正義說文云沅水出牂牁東北流入江湘水出零陵縣陽海山北入江按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江也分流汨兮集解王逸曰汨流也脩路幽拂兮索隱楚詞作幽蔽也道遠忽兮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集解王逸曰謂猶說也索隱楚詞無曾唫已下二十一字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集解王逸曰程量也

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集解王逸曰錯安也定心廣志餘何畏懼兮索隱楚詞餘並作余曾傷爰哀永嘆喟兮集解王逸曰喟息也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集解王逸曰類法也正義按類例也以為忠臣不事亂君之例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集解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索隱地理志長沙有羅縣羅子之所徙荊州記羅縣北帶汨水音覓正義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為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續齊諧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甚善但常

年所遺竝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恵可以楝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糉并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集解徐廣曰差或作慶索隱揚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是景瑳今作差是字省耳以徐裴鄒三家皆無音是如字讀也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

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正義顔云秀美也應劭云避光武諱改茂才也名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索隱吳姓史失名故稱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

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正義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故改為土也）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正義絳灌周勃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馮敬時為御史大夫）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索隱誼為傅是吳芮之玄

孫差襲長沙王之時也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集解徐廣曰適竹革反韋昭曰謫譴也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集解張晏曰共敬也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索隱造音七到反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翺翔索隱竄音七外反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索隱闒音天臘反茸音而隴反胡廣云闒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翺翔之用而反尊顯字林云闒茸不肖之人也賢聖逆

別州記長沙城西北隅有賈誼祠及誼生石床在

索隱字林云適音文厄反

曳兮方正倒植索隱胡廣云逆曳不得順而行也倒植賢不肖顛倒而易位也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索隱漢書作隨夷溷兮跖蹻廉一句皆兼兩人隨卞隨夷伯夷跖盜跖蹻莊蹻也莫邪為頓兮集解駰案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劒因以名贊曰許慎曰莫邪大戟也索隱吳越春秋曰吳王使干將造劒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邪莫邪干將劒名也頓讀為鈍鈆刀為銛集解徐廣曰思廉反駰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索隱鈆者錫也銛利也音纖言其暗惑也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集解應劭曰嚜嚜不自得意瓚曰生謂屈原也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集解如淳曰斡轉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甈大瓠也應劭曰康容也斡音筦筦轉也一曰康空也索隱斡音烏活反甈音五列反李巡云康謂大瓠瓠也騰駕罷牛兮驂蹇驢正義罷音皮

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索隱戰國策曰夫驥服鹽車上太山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下車哭之也章甫薦屨兮集解應劭曰章甫殷冠也漸不可久集解駰案劉向別錄曰因以自諭自恨也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集解應劭曰嗟咨嗟苦勞苦言屈原遇此難也訊曰集解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章亂辭也索隱訊音信劉伯莊音素對反訊猶宣也重宣其意周成解詁音碎也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索隱漢書作壹鬱亦通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遰兮索隱遰音逝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集解鄧展曰襲重也或曰襲覆也猶言察也索隱莊子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故云九淵之神龍也沕深潛以自珍集解徐廣曰沕潛藏也亡筆反彌融

爚集解徐廣曰一云偭蟂獺正義顏野王云彌遠也融明也爚光也没深藏以自珍彌遠明光以隱處也以隱處兮集解徐廣曰一本云彌蠖爚以隱處也索隱案徐所注蓋三本總不同也蘇林云偭音面應劭云偭背也蟂獺水蟲害魚者以言背惡從善也郭璞注爾雅云似蛇江東謂之魚鵁夫豈從螘與蛭螾集解駰案漢書螘字作蝦韋昭曰蝦蝦蟆也蛭水蟲螾丘螾也索隱螘音蟻漢書作蝦言偭然絶於蟂獺況從蝦與蛭螾也蛭音質螾音引正義言寧投水合神龍豈隨羣從螘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正義使騏驥可得係縛羈絆則與犬羊無異責屈原不去濁世以藏隱其文也驥千里馬般紛紛其離此尤兮集解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搆讒意也索隱

尤謂怨咎也亦夫子之辜也索隱漢書辜作故夫子謂屈原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翔

逝之故罹此咎也瞝九州而相君兮索隱瞝音丑知反謂歷觀也漢書作歷九州何

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煇而下之索隱

言鳳凰翔見人君有德乃下故禮曰德煇動乎內是也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

集解徐廣曰一云逝增擊也逝而去之正義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又有險難微起則合

加動羽翮遠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集解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索隱汙瀆也

瀆小渠也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集解如淳曰大魚也瓚曰

鱣魚無鱗口近腹下固將制於螻蟻索隱莊子云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

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亦同案以喻小國暗主不容忠臣而為讒賊小臣之所見害也賈生為長沙王太傅正義漢文帝年表云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也傅為長沙靖王差之二年也括地志云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南三百里賈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誼所穿極小而深上歛下大其狀如壺傍有一局腳石床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誼所坐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鴞曰服集解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索隱鄧展云似鵲而大荊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雄為鴞楚人謂之服吳錄云服黑色也鳴自呼其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索隱姚氏云廣猶寬也其

辭曰單閼之歲兮集解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閼文帝六年歲在丁卯索隱單閼起也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閼孫炎作蟬蟬蟬猶伸也正義閼烏葛反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集解徐廣曰施亦作斜索隱施音矢移反猶西斜也漢書作斜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索隱漢書作識說文云識驗言也此作策蓋識策之辭正義發策數之書占其度驗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索隱于於也漢書作子服小顏云予加美之辭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集解徐廣曰數速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正義協韻音憶萬

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斡音烏活反斡轉也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集解服虔曰嬗音如蟬反變蛻也或曰蟬蔓相連也索隱韋昭云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蘇林云嬗音嬋謂其相傳之也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索隱漢書無窮作無間沕音密又音昧沕穆深微貌以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也正義沕音勿禍兮福所倚正義倚於犧反依也福兮禍所伏索隱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旤素倚者立也伏下身也以言禍福通來猶如伏立也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正義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集解韋昭曰斯李斯也傅說胥靡兮集解徐廣曰腐刑也

索隱晋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墨子云傅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十里河西岸吳坂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集解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纆索相附會也瓚曰糾絞也纆索也索隱韋昭云纆徽也又通俗文云合繩曰糾字林云纆三合繩也音墨糾音九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索隱此淮南子及鶡冠子文也彼作水激則旱而呂氏春秋作疾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矢激疾則去遠也說文云旱與悍同音言水矢流飛本以無礙為通利今遇有物觸之則激怒更勁疾而遠悍猶人或因禍致福倚伏而無常也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集解駰案漢書專字作鈞

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索隱漢書云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槃猶轉也與與播義同虞喜志林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授羣形者也案上鄒陽傳注云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言其能制器大小以之比天坱軋無垠集解應劭曰其氣坱軋非有限齊也坱音若央軋音若乙索隱案無垠謂無有齊畔也說文云垠圻也郭璞注方言云坱軋者不利也王逸注楚詞云坱軋霧氣昧也正義坱烏郎反軋於黠反天不可與慮兮索隱與音預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索隱此莊子文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索隱既以陶冶喻造化故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也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索隱莊子云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千變萬化兮未始

有極索隱莊子云人者萬化而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集解如淳曰控引也控摶玩弄愛生之意也索隱摶音徒端反又本作控揣揣音初委反又音丁果反揣者量也故晋灼云或然為人言此生甚輕耳何足引物量度己年命之長短而愛惜之也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索隱謂死而形化為鬼是為異物也患協韻音環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索隱莊子云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也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索隱莊子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貪夫徇財兮列士徇名集解應劭曰徇營也瓚曰以身從物曰徇索隱此語亦出莊子夸者死權兮集解應劭曰夸毗也好榮死於權利瓚曰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不悲也索隱言好夸毗者死於權利是言貪勢以自矜夸者至死不休也尤甚也言勢

不甚用則夸毗者可悲也品庶馮生集解孟康曰馮貪也索隱漢書作每生音謀在反服虔云每念生也鄒誕本亦作每言唯念生而已今此作馮馮亦持念之意也然案方言每字合從手旁音謀改反正義馮音憑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集解孟康曰怵為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索隱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劭曰仕諸侯為私時天子居長安諸王悉在關東小人怵然內迫私家樂仕諸侯故云怵迫私東也李奇曰私多作西者言東西趨利也怵音黜又怵者誘也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索隱張機云德無不包靈府弘曠故名大人拘士繫俗兮攌如囚拘集解徐廣曰攌音華板反又音睆索隱說文云攌大木柵也漢書作僒音去隕反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索隱莊子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後存諸人張機云體盡於聖德美之極謂之至人衆人

或或兮好惡積意集解李奇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言衆懷抱好惡積之於心意也正義按意合韻音億眞人恬漠兮獨與道息索隱莊子云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呂氏春秋曰精氣日新斜氣盡去反其天年謂之眞人也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集解服虔曰絕聖棄知而忘其身也索隱遺形者形故可使如槁木也自喪者心若死灰也莊周云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寥廓忽荒兮與道翺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集解徐廣曰坻一作坎駰案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索隱漢書坻作坎周易坎九二坎有險言君子見險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索隱莊子云勞我以生休我以死也澹乎若深淵之靜氾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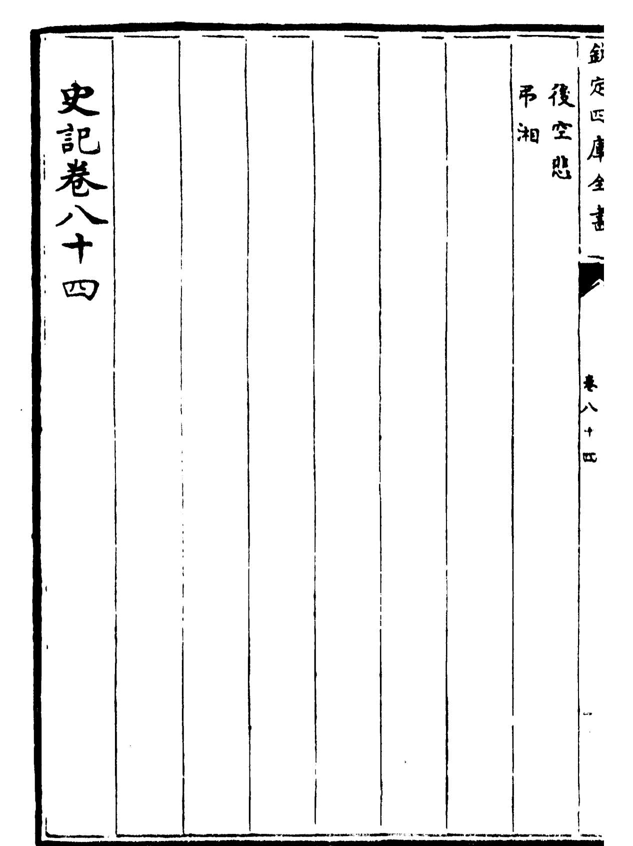
若不繫之舟索隱出莊子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也索隱鄧展云自寶自貴也德養空而游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索隱德人謂上德之人心中無物累是得道之士也細故蔕蒯兮何足以疑集解韋昭曰蔕音士介反索隱蒯音介漢書作芥張揖云蔕介鯁刺也以言細微事不足蔕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以疑之者也正義蔕恐邁反蒯如邁反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集解徐廣曰祭祀福胙也駰案如淳曰漢唯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僖坐宣室集解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隱三輔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應劭云釐祭餘肉也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

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大傅索隱梁懷王名揖文帝子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集解徐廣曰文帝十一年無後賈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

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索隱荊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北岸有廟也）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集解徐廣曰爽一本作奭）

（索隱述贊曰屈平行正以事懷王瑾瑜比潔日月爭光忠而見放讒者益章賦騷見志懷沙自傷百年之



後空悲

弔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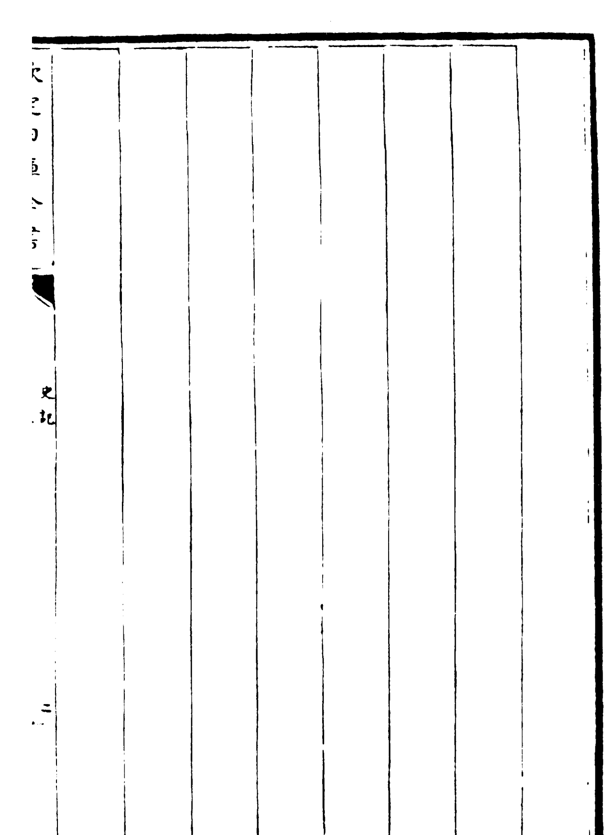
史記卷八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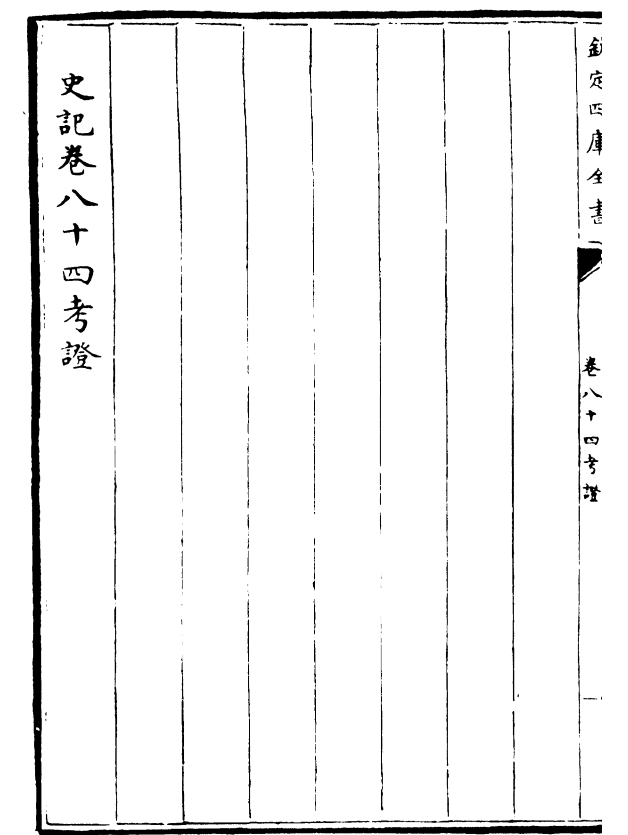
史記卷八十四考證

屈原賈生列傳斡流而遷兮○顧炎武曰賈生傳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應劭曰斡音筦筦轉也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斡音烏活反斡轉也義同而音異今說文云斡蠡柄也从斗軌聲揚雄杜林說皆以為軺車輪斡烏括切按軌字古案切說文既云軌聲則不得為烏括切矣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並音管賈誼服鳥賦云斡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

儀斡運皆為轉也楚辭云筦維焉繫此義與斡同字即為筦故知斡筦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括切非也漢書食貨志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師古曰斡謂主領也讀與筦同

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凌稚隆曰按馬遷卒於漢武末年此言賈嘉至孝昭時列為九卿此句蓋後人所增


史記
二



史記卷八十四考證

謹案卷八十二第四頁後一行易將及劓卒燒壟
墓諸本劓訛被據傳改
卷八十三第六頁前八行故不敢入於鄒刊本故
訛固據王鏊本改
第十三頁後五行馬又羸子刊本羸訛羸據匈奴
傳注改
第十三頁後七行剖心析肝相信刊本析訛折據
漢書改

第十四頁前三行應侯傳作折脅摺齒說文云拉摧也此引說文拉字訓傳摺字本漢書揚雄傳注晉灼曰摺古拉字也

第十四頁後四行研者石淨貌也刋本石訛自據毛本索隱改

第十五頁前六行因取鍛燒以見其真刋本因訛同今改

卷八十四第三頁前七行丹陽今枝江故城刋本

枝訛岐據郡國志改

第三頁後八行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刊本悔追訛追悔據監本改

第五頁前六行正義豈足受福刊本足訛是今改

第五頁後八行集解已淨潔刊本淨訛靜今改

第七頁前三行瑞應圖刊本訛作應瑞圖今改

第七頁前四行尾繫武刊本繫訛擊據王鏊本改

第八頁前四行正義湘水出零陵縣陽海山北入

江刋本縣下脫陽字入江上行至字據說文增

删

第十一頁後七行千金之珠刋本千訛于今改

第十二頁前五行泥從蝦與蛭蟥也刋本蛭蟥訛

蟥蛭據漢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費雲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卷八十五至八十七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史記卷八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　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索隱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縣名屬潁川戰國策以不

韋為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云太史公據戰國策然為此傳當别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己異聞改易彼書遂令不與史遷記合也賈音古鄭玄注周禮曰行曰商處曰賈正義陽翟今河南府縣往來販賤賣貴集解徐廣曰一本云陽翟大賈也往來賤買貴賣索隱王劭賣作鬻音育案鬻賣義同今如字讀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索隱名柱後立是為孝文王也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索隱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悦之曰吾楚人也而子字

之乃變其名曰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索隱質舊音致今讀依此穀梁傳曰交質子不及二伯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索隱韓王信傳亦云韓信襄王之孽孫張晏曰孺子曰孽子何休注公羊孽子賤子也非嫡正之子曰孽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索隱下文又云以五百金為進用宜依小顏讀為賫音才刃反進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集解駰案以子楚方財貨也正義戰國策云濮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主定國之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飽食今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

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邯城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而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寧於太山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楚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引領西望欲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陽泉曰諾入說王后乃爲請於趙趙而歸之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索隱既解不韋所言之意

遂與密謀深語也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正義適音嫡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索隱幾音冀冀幾望也戰國策曰子傒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高誘注云子傒秦太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正義言子楚無望得為太子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

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賔客而復以五百金買竒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賔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索隱戰國策作說秦王后弟陽泉君也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

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索隱以此為一句子謂養之為子也然欲分立以為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下句意亦通夫在則尊重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絶賢索隱閒音閑從音七恭反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

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宫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吕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吕不韋取邯鄲諸姬絶好善舞者與居索隱言其姿容絶美而又善舞也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吕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索隱釣者以取魚喻也奇即上云此奇貨可居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集解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索隱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葢

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固當踰常期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母夏

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索隱下文尊為相國案百官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置左右高帝置一後又更名相國哀帝時更名大司徒食河南洛陽十萬戸索隱戰國策曰食藍田十二縣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集解徐廣曰時年十三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正義仲中也次父也蓋效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正義年表云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皇四年信陵君死始皇九年李園殺春

申君孟嘗君當秦昭王二十四年已後而卒最早

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正義王劭云孟嘗春申死已久攄表及傳孟嘗平原死稍在前信陵將五國兵攻秦河外正當在莊襄王時不韋已為相又春申與不韋並時各相向六餘年不得言死之久矣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索隱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恃君也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似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

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索隱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案咸訓皆其地在渭水之北北阪之南水北曰陽山南亦曰陽皆在二者之陽也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正義以桐木為小車輪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正義上音輔謂宮刑胥靡也不韋又陰謂太后曰

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正義雍故城在岐雍縣南七里有秦都大鄭宮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正義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索隱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縣故芷陽索在長安東也正義秦莊襄陵在雍州新豐縣西

南三十五里始皇在北故俗亦謂之見子陵也正義夏太后陵在萬年縣東南三十五里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索隱杜原之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索隱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漢舊儀武昭宣三陵皆三萬戶計去此一百六十餘年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集解駰案說苑曰毐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鬬者走行白始皇索隱劉氏窶音其矩反今俗本多作屢字蓋相承錯耳不近詞義說苑作窶子言輕諸侍中以為窮窶家之子也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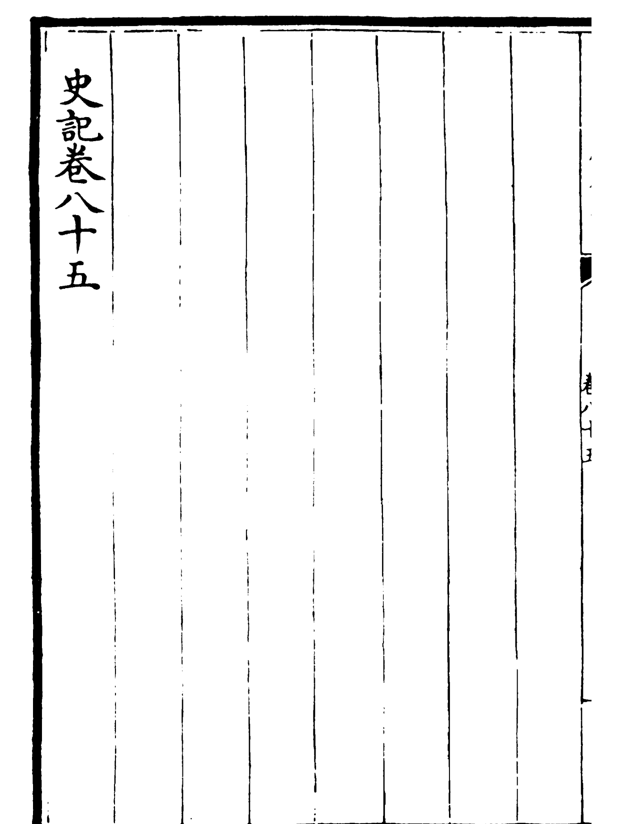
月夷嫪毒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索隱說苑云遷太后咸陽宮地理志雍縣有咸陽宮秦昭王所起也諸嫪毒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索隱家謂家生資物並沒於官人口則遷之蜀也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賔客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集解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賔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

十萬戸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集解徐廣曰十二年駰案皇覽曰不韋冡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冡是也民傳言呂母冡不韋妻先葬故其冡名呂母也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為帝太后索隱王劭云秦不用謚法此盖號耳其義亦當然也始皇稱皇帝之後故有母號為帝太后豈謂諡列生時之行乎與莊襄王會葬茝陽集解徐廣曰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索隱文信侯不韋封也嫪毐封

長信侯上文巳言不韋封此贊中言嫪毐得寵貴由不韋耳合作長信侯人之告嫪毐毐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毐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正義蘄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畤遂滅其宗索隱地理志扶風有好畤縣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集解駰案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

索隱述贊曰不韋鈞奇委質子楚華陽立嗣邯鄲獻女及封河南乃號仲父徙蜀懲謗懸金作語籌策既成富貴斯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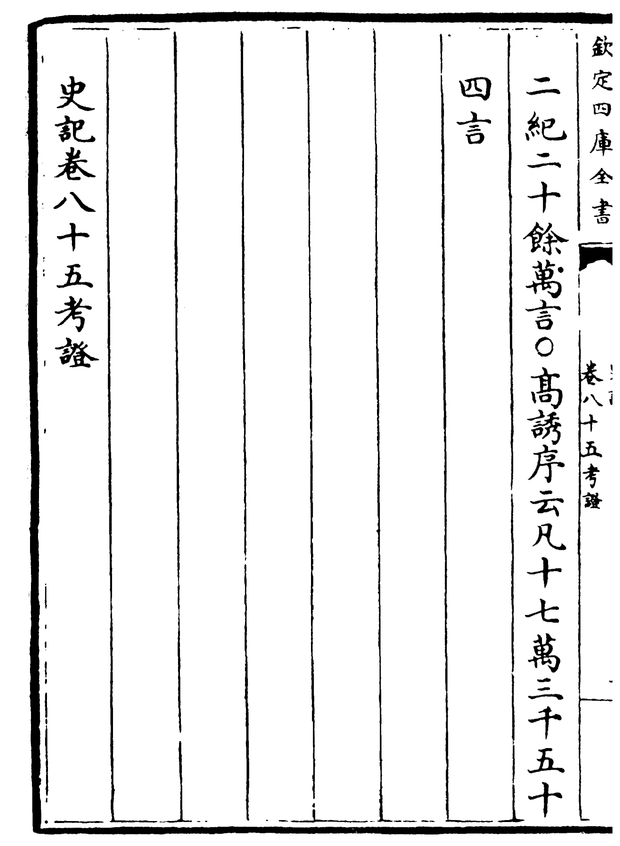
史記卷八十五

史記卷八十五考證

呂不韋列傳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臣照按大期猶詩言誕彌厥月也史以此明始皇之的為不韋子言及大期而非期乃子楚猶不悟也若如徐廣言期十二月則又何以信其為不韋子耶

亡赴秦軍遂以得歸○戰國策子楚歸在孝文王立後與此不同

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



二紀二十餘萬言○高誘序云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

史記卷八十五考證

史記卷八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隠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索隠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

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索隱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也正義故城在兖州龔丘縣西北七十六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索隱杜預云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為祝阿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沬執匕首劫齊桓公索隱匕音比劉氏云短劒也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匕首也此事約公羊為説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長勺用曹劌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劌之盟信齊侯也又不記其行事之時也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索隱公羊

傳云管子進曰君何求何休注云桓公卒不能應管仲進爲言之也曹沫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索隱齊魯隣接今齊數侵魯魯之城壞即壓近齊之境也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索隱倍音佩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專字亦作剸音同左傳作鱄設諸地理志臨淮有堂邑縣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索隱言其將有內難弒君之志且對外事生文吳世家作知光有他志也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索隱祭音側界反次曰夷眛索隱眛音亡曷反公羊作餘末次曰季子

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索隱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云十二年此云九年並誤據表及左傳合在僚之十一年也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索隱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左傳作掩餘

燭庸掩蓋義同屬燭字相亂耳事在曽昭二十七年地理志廬江有潛縣天柱山在南杜預左傳注云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正義潛故城在壽州霍山縣東二百步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絶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絶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索隱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則是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助故云無奈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

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强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允愜王肅之說亦依史記也　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集解徐廣曰窟一作空索隠僚之十二年夏也吳系家以為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雖言夏四月公羊榖梁無其文此與吳系家皆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掘地為室也所以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集解駰案音披索隠兵器也劉逵吳都賦注鈹兩刃小刀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索隠詳音陽為如字左傳曰光僞足

疾此之詳即偽也或讀為音偽非也豈詳偽重言耶 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集解徐廣曰炙一作炮正義炙者夜反 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索隱刺音七賜反 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集解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讓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索隱案此傳所說皆約戰國策文 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索隱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

（自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為氏）去而事智伯（索隱案智伯襄子荀瑶也襄子林父弟荀首之後范中行智伯事已具趙系家）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索隱謂初以酒灌後又率韓魏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版故怨深也）漆其頭以為飲器（索隱案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為飲器裴氏注彼引韋昭云飲器椑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也皆非椑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為褻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為溲杯故也正義劉云酒器也每賓會設之示恨深也按諸先儒說恐非）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已者死女為説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

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索隱卒音足律反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集解駰案音賴索隱癩惡瘡病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癩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然厲癩聲相近古多假厲為癩今之癩字從疒故楚有賴鄉亦作厲字戰國策亦作厲呑炭為啞索隱啞音烏雅反謂瘖病戰國策云漆身為厲滅鬚

去眉以變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索隱欲謂因得殺襄子顧反也邪不定之辭反不易邪言其易也何必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索隱劉氏云謂今為厲啞也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

二心以事其君者也索隱言寧為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忠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正義汾橋下架水在并州晉陽縣東一里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

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寛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劒三躍而擊之索隱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廻車車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畧之耳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

遂伏劒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集解駰案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索隱地理志河内有軹縣深井軹縣之里名也正義在懐州濟源縣南三十里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索隱高誘曰嚴遂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俠累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為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太史公聞疑傳疑聞信傳信事難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也與韓相俠累有郤索隱俠音古挾反累音力追反案戰國策俠累名傀也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遂拔劒趨之以救解是有郤之

由也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集解徐廣曰一作賜索隱案戰國策作觴近為得也正義數色吏反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溢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集解駰案此芮反索隱鄒氏音脆二義相通也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

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大人麤糲之費正義糲猶麤米也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父嫗為大人漢書宣元六王傳王遇大人益解為大人乞骸去按大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遲是也得以交足下之讙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索隱禮記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正義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

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已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

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索隱高誘曰韓都潁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故曰相去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也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也此云生得言將人多往殺俠累後有被生擒而事泄亦兩俱通也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集解徐廣曰一作難索隱戰國策讎周亦同豈不殆哉

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仗劒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集解徐廣曰韓列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索隱戰國策云政直入上階刺韓傀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高誘云東孟地名也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索隱皮面謂以刀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正義暴蒲酷反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

政姊榮集解駰案一作嫈索隱榮其姊名也戰國策無榮字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索隱劉氏云煩冤愁苦也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索隱爾雅云恙憂也楚辭云還及吾君之無恙風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云無恙

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齧虫也善食人心俗悉患之故相勞云無恙恙非病也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絶從集解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索隱重音持用反重猶復也為人報讎死乃自以妾故復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以為從坐非也劉氏亦音足松反正義重直龍反自刑作刋說文云刋㓨也按重猶憂惜也本為嚴仲子報仇説愛惜其事不令漏泄以絶其蹤迹其姊妾云云為已隱誤矣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

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索隱濡潤也人性溼潤則能含忍故云濡忍若勇躁則必輕死也重難並知字重猶惜也言不惜暴骸之為難也必絶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集解徐廣曰聶政至荊軻百七十年爾索隱徐氏據六國年表而言則謂此傳率畧而言二百餘年亦當時為不能細也正義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三年

荆軻者衛人也索隱案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為余道之此傳雖約戰國策而亦别記異聞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索隱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爾荆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集觧駰案吕氏劒技持短入長倏忽縱横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正義懷州河内縣荆軻嘗游過榆次正義并州縣也與蓋聶論劍索隱蓋音古臘反蓋姓聶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

吾與論劒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索隱攝猶整也謂不稱已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義攝猶視也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索隱魯姓句踐名也與越王同或有意義俗本踐作賤非也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索隱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為名漸音如字正義音子廉反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集解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

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索隱鞠音麴又如字人姓名也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正義謂燕國也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集解駰案批音白結反索隱批謂觸擊之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

積怒於燕足為寒心索隱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為心戰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索隱振救也言禍大而不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索隱戰國策購作講和也今讀購與為燕媾同媾合也漢史媾講兩字常雜今言欲北與匈奴連和也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正義惛音昏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

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為導

跪而襒席集解徐廣曰襒一作撥一作拔索隱襒音疋結反襒猶拂也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正義燕太子篇云田光荅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

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

正義俛音俯

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宫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

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索隱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僭稱孤也又劉向云丹燕王喜之太子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

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索隱闚視也言以利誘之也秦王貪索隱絶句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内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

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索隱燕太子篇曰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䵷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

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集解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駰案劉向別録曰督亢膏腴之地索隱地理志廣陽國有薊縣司馬彪郡國志曰薊縣方城有督亢亭徐説是也正義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奉獻秦王秦王必説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来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

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集解徐廣曰揕音張鴆切一作抗索隠揕謂以劒刺其胷也抗音苦浪反言抗拒也其義非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

意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集解徐廣曰捥一作捾索隱搤音烏革反腕音烏亂反字書作㧖掌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集解徐廣曰徐一作陳索隱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索隱焠染也音忽潰反謂以毒藥染劒鍔也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集解駰案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

縷便立死也乃裝為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索隱忤者逆也音五故反不敢逆視言人畏之甚也乃令秦舞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

上既祖取道正義易州在幽州歸義縣界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正義徵知雉反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内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

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正義劉云設文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見燕使者咸陽宮正義三輔黄圖云秦始幷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宮殿制紫宮象帝居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横橋南度以法牽牛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索隱匣音戸甲反匣亦函也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

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絶拔劒劒長操其室索隱室謂鞘也正義燕太子篇云左手揕其胷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絶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之時惶急劒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索隱諸郎中若今宿衛之官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

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索隱且音即餘反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正義提姪帝反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劒索隱王劭曰古者帶劒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劒負劒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索隱擿與擲同古字耳音持益反不中中銅柱正義燕太子云荆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

太子也集解駰案漢鹽鐵論曰荆軻懐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賁育者介七尺之利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黄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

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索隱水名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集解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索隱欒布傳曰賣庸於齊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曰庸保鶡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宋子故城在邢州平鄉縣北三十里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索隱

謂主人家之左右也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索隱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韋昭云古名男子為丈夫尊父嫗為大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大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遲是也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索隱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庸保常畏人故云畏約所以論語云不可與久處約也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集解徐廣曰互以為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

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集解駰案矐音海各反索隱一音角說者云以馬屎燻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索隱案劉氏云以鉛為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索隱扑音普卜反扑擊也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劒之術也索隱案不講謂不論習之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

也索隱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廐門木烏生肉足也大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予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索隱較明也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曹沫盟柯返魯侵地專諸進炙定吳篡位彭祁哭市報主塗廁刎頸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奪魄懦夫增氣

史記卷八十六

史記卷八十六考證

刺客列傳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沫音七葛反左氏穀梁竝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臣照按沫劌聲近而字異猶申包胥之為棼冒勃蘇耳必音沫為劌反涉牽混三傳不一其說傳疑可也蘇子古史據左傳問戰事謂沫蓋知義者安肯身為刺客則直以劌為沫未免武斷呂氏春秋曰柯之會莊公與曹劌皆懷劒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

劒以自承管仲鮑叔進曹劌按劒當兩陛之間曰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桓公許之封於汶南乃盟而歸按此則以沫為劌之証而字又小異胡非子曹劌匹夫之士一怒而劫桓公萬乘之主反魯侵地亦以為

曹劌

光伏甲士於窟室中○窟左傳作堀吳越春秋作窋

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吳越春秋作拜為客

卿

豫讓拔劒三躍而擊之索隱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
迴車車輪未周而亡○國策無此文國策補注曰或
以其恠而刪之歟
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臣照按韓世家列侯三年聶
政殺韓相俠累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
哀侯立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聶政之刺俠累與哀
侯之殺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
韓相俠累有郤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葢其氏偶同

故刺客傳誤以為哀侯之時

臣所以降志辱身○秦藩本此下有索隱言其心志與身本應高潔今乃畀下其志屈辱其身論語孔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是也共三十四字

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也○戰國策補注曰今本無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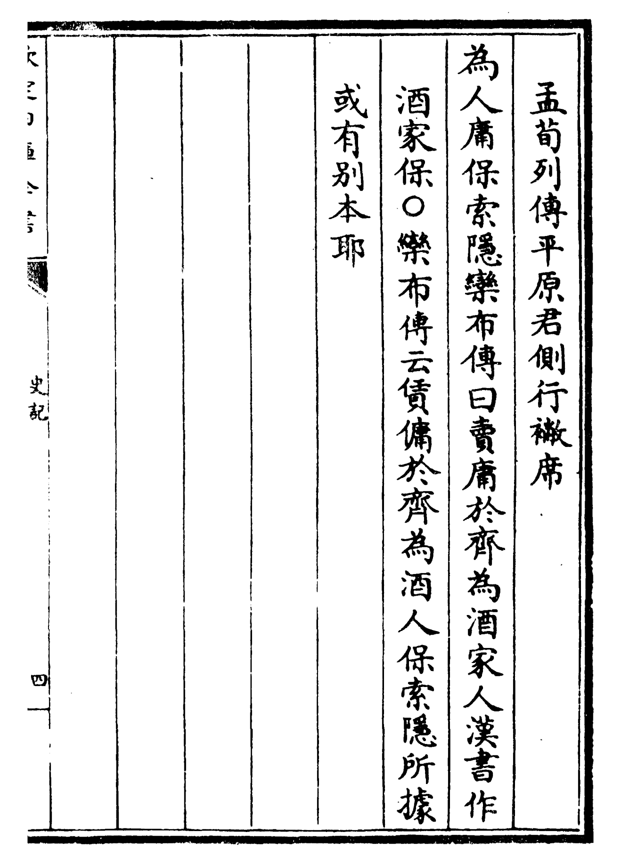
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汙之中○秦藩本此下有索隱

索察謂觀察有志行乃舉之劉氏云察猶選也共十
八字
晉楚齊衛聞之○列女傳云晉趙楚衛聞之
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正義按年表從始
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
六百四十三年○臣照按年表自韓景侯元年癸酉
至秦始皇二十年甲戌共一百八十二年自列侯三
年甲申盜殺俠累至始皇甲戌荆軻刺王共一百七

十一年自哀侯六年庚戌韓嚴弒其君至始皇甲戌共一百四十五年正義不知如何計算蓋傳寫訛謬多矣

連結一人之後交○臣照按後疑應作厚夫與國家之大患相較固不當論交之先後也況丹與樊於期交必舊矣何以云後也且是後非厚則晉唐以来必有注釋今皆無之可知為厚字之訛也

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拭○蔽疑作襒音瞥



孟荀列傳平原君側行襒席

為人庸保索隱欒布傳曰賣庸於齊為酒家人漢書作

酒家保○欒布傳云賃傭於齊為酒人保索隱所據

或有別本耶

史記卷八十六考證